



古鏡記

虞初志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
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
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臯作
騏驎蹲伏之象遶臯列四方龜龍鳳虎
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
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
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

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

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嘗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

古鏡記
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
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
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
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
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
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
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
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

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補逐逃於
河渭之間為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
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
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
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
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
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
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

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
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
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
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絨於匣許
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絨鏡於匣汝不逃
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絨
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
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

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
與宴詐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
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
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
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
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
臺直晝卧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
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

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
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
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
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
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
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
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
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

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
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
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
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
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
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
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
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

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

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

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
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
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
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
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
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
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
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大

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
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
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
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
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
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
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
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

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墻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

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冥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

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
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下度
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
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
跡既而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
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
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俠之間
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

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
齋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
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
照光陰所及如水著體冷徹腑臟即時
熱定至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
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
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
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

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
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
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
疾柰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
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
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
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
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

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
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
遊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
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
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
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
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
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

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
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
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
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
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實
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
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
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

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
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矧稱毛生謂勣曰
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竒者二
人坐與勣談文徃徃有異義出於言外
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
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矧者化爲龜胡者
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但殞龜身帶綠
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

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秋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虵角

觜尖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

古金言
三
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
渡黃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渡湧
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背江
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遠息
湏臾之間達濟天塹躋跂山趨芳嶺或
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人而噪
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
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

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
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
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
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
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
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
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
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

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况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慎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効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噐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

設榻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銜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柰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條却以物

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勤曰糝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勤拔窓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

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竒識之士也洞明易道歲住知來謂勤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勤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

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
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
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
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
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
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
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
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離魂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
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其長早亡
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生太原王宙
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
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
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察之
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

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

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
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
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
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
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祕之唯
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
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
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聞此說而
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
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
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周秦行紀

虞初志八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
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
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
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
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
富豪家黃衣闍人曰郎君何至余荅曰
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

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
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
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
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
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
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
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
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

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
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
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
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
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
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
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娘子出見秀
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

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髹衣青衣
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
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
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
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
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
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
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

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傍視不給有
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
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
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
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
先帝謂
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
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
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

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
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
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
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
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
人呼玄宗
多曰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
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
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

奴太真
名也說懊惱東昏侯踈狂終日出獵
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
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
婆兒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余
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
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
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
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

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

西京雜記

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

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

曰牛秀才邂逅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

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
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僊共
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
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
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
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
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

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
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
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
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
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
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
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
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

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
于復爲株索若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
地胡鬼能何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
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
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
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
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
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

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
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
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
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
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
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是書本李贄皇門人韋瓘所撰而
嫁其名於牛相思黯贄皇遂著論
一篇極詞醜詆必欲寘之族滅且
曰太牢以姓應識文屢有異志又
曰太牢貶而復用豈王者不死乎
噫不至是也思黯亦一代奇才特
以持論堅癖遂與正士爲仇豈誠
有田常魏操之心者衛公斯言毋

乃溺於朋黨之偏乎故予嘗謂士君子於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如漢之議鹽鐵者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而爲黨如牛李者嗟夫其始一話言之忤而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陷延蔓數十百年而不已亦可悲哉吾於斯傳也重有感焉於是乎書子遠志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旣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子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旣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彊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苴奴風

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
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
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
惠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
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
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
之生乃聰明死何殘然而不能以力祐
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

朔輒舉觴醉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
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
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
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
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
宗皇帝帝召居官一年以我更直穆宗
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主入一年上帝
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

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
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
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
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
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
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
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生復與其
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

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筆就坐閉
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
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
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啼鬼
嘯聞之者莫不歔歎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
十八斛林歎分絃調四秦王賞金歌石小
調二十廣陵散正商調二行路難正商調二
八上江虹正商調二晉城僊石小
十八

疊 絲竹賞金歌 小石調二 紅窓影 雙柱調四

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官闈中新
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等每
宴飲即飛毬舞盞爲佐酒長夜之懽穆
宗教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
美醜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
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詞極切恐爲諸國
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

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
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
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
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璿
親召而試則絲桐之音搶捩可聽其差
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官商
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
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

楊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
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
送至楊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
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